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五十回 老夫人為夫問卦 安小姐喬扮進京

詞曰：我是個不登科逃名進士，俺是個不耕田識字農夫。天宮陋室居人世，神仙一戶，清風不管明月無拘。閒來時畫一幅煙雨耕圖，悶來時看一部水旱農書，靜來時看一篇冰霜菊譜。茶爐酒爐，杏花深處桃花塢，水繞著門，雲遮著戶，分明是，隔斷紅塵半點無。那管他世上興衰，我只是散淡逍遙，笑傲今古。

閒言休講。

話表安老〔爺〕被假傳聖旨拿入刑部監中，跟隨家人四下逃散，回家報信。

家中並不知這個消息。那一天，談氏夫人與小姐談心，道：「我兒，為娘的想你爹爹去了半月，目下將到都中了，為何還沒有家信回來？是何道理？想必關外賊勢緊急，你爹爹到京之日，即領了兵符動身，未及寫得家書，亦未可知。」小姐卻也憂愁在心。平素能會起卦，隨命臨妝擺起香案，取過卦筒，焚起清香，走到神前，祝告：「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四大聖人，司課壇中袁天罡先生、李淳風先生，鬼谷子先生、掌印郎君、執爻童子：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二爻，卦卦要明，爻爻要現。有凶斷凶，無凶斷吉。今有女弟子安氏瑞雲，占為生父安國治，奉旨討寇，吉凶未卜，只求一卦。」連連取了課筒，卜了一卦，仔細推詳。只見朱雀持世，小姐更加憂愁。正是：

卦中若是逢朱雀，吉少凶多禍事臨。

談氏夫人道：「我的兒，依卦中斷來，是吉是凶？」小姐將眉一皺，道：「若論卦中朱雀持（待）世，百事不宜。但願此掛不靈也罷了。」

母女正言卦內吉凶，忽見有家人神色惶惶，急急從外面走來，望著夫人、小姐道：「不好了！小人跟隨老爺行至山東地界，不想又有聖旨下來，將老爺拿了，打在囚車，解往京都去了。那些跟隨家人嚇得逃的逃，走的走。小的本要隨老爺前去，恐怕夫人、小姐家下不通消息，故而趕將回來，報與夫人、小姐知道。」夫人心下暗想道：「這等看來，必是奸臣弄權，假傳聖旨。如何是好？」母女二人抱頭大哭。正是：

老死孤臣實可傷，誰知奸佞害忠良。

可憐無嗣將誰靠？枉把功夫伴帝王！

談氏夫人與小姐哭了才止，家中的人個個驚慌。

一連過了幾日，小姐無可奈何，想了一計，悄悄的買了綢緞，命成衣趕起幾件男子服色，又買了頭巾、靴子，並代臨妝也做了家人服色，俱走後門取至樓下。這些事雖瞞過談氏夫人，臨妝卻知道，不敢深問。小姐那一天東西已經齊備，小姐望著臨妝道：「老爺目今被難在京，存亡未卜。我意欲扮作男身，前往京都，打探老爺消息。你道可去得麼？」臨妝聽了，打了幾個癡呆，心下暗想：「雖是小姐一片孝心，但是婦道人家，怎好去得？再者呂相公鄉試未回，不知可曾中否？若是此番跟著小姐進京，不知幾時才得回來？婚姻大事，那時必要擔擱下來。」想了一會。即便開言道：「據婢子看來，小姐不去到也罷了。恐怕途中有錯，那時反無照應。目下鄉試已畢，何不等呂公子回來，骨肉之親，托他一走，以免途路之險？」小姐道：「此言差矣！自古父子天性。路有險錯，也顧不得許多。」連連將〔身〕上衣服脫下，除去釵環首飾。正是：

洗去胭脂不施粉，羅衫輕褪換男衣。

戴一頂副去片玉的方巾，身上穿一件天青直擺，腳下登一雙小小方頭緞靴，將棉花塞得緊緊的。將鏡子一照，儼然與男子無二。怎見得：

繡閣嬌娃，大有浩然之氣；閨中美女，宛然男子之流。

臨妝見小姐打扮起來，不得不如此，也將釵環首飾除下，卸去囉裙。戴的是平頂羅帽，身穿一件元緞海青，腰間束一條巴掌寬的鸞帶，腳下穿了一雙緞靴。一主一僕，全然不像個女人，真乃是天生地設、蓋世無雙一對美男兒。即命臨妝將梳箱文具物件收拾齊備，命人取下樓來。鎖起了房門，主婢二人同至樓下。

談氏夫人見裡面走出白面書生，心下生疑。小姐連連到跟前，深深三躬，道：「母親在上，孩兒拜揖！」夫人細細一看，方知是小姐，即忙問道：「我兒這等打扮，卻是為何？」小姐未曾開口，二目先紅。

只因罔極身恩重，不避風波欲探親。

忙把進京打探消息的話細言一遍。談氏夫人道：「你此去務必要先投你母舅家下，等他訪你爹爹的消息。」你道他母舅那一個？是現任翰林院侍讀談士龍，家眷住在京都，故爾命小姐投他。談氏夫人見他這等打扮，又道：「心去意難留，只得吩咐備下船隻，將行李發至舟中；慌備酒席，代小姐餞行。」